

自我的“解离”：残雪文学创作精神密码新解

姚晓雷 陈莹

摘要：残雪是先锋作家中在新世纪坚持文学实验道路的孤勇者。她提出“新实验”文学的理论，以自身的灵魂为实验对象，进行“灵魂探险”。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作家灵魂的象征，他们是家庭、小社会中的困兽，在变态的人际关系中精神异化，既疏远外界，也疏远自己的内心。他们看似虚妄、封闭，其实拥有比一般人更复杂、剧烈的内心冲突。“自动写作”不是出于巫性的神秘力量，而是借助“解离”，有保护地接近潜意识，并释放内心冲突的过程。残雪借助“解离”来开启叙事，既满足了自恋，又接近了创伤，使写作成为一种自我圆融的表达性艺术。然而，由于在自恋的闭环中迷失，残雪“灵魂探险”的实际意义也在自我消解。

关键词：残雪；解离；自动写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3)07-0162-06

20世纪80年代，残雪作为“先锋派”的代表性作家载入文学史。但是，不同于“先锋派”以形式为审美对象，残雪关注的是精神本身的过程性。在先锋作家转型的新世纪，她坚持文学实验，将自己的创作命名为“新实验”文学。她的实验是一种灵魂内部的实验，她拿自己做实验，让生命力爆发，将提升人性、拯救自身当作最高的目标，其难度在于主动发起“灵魂分裂”，作家必须在世俗世界“心死”，长年累月囚禁自己，确保精神不会迸散才能创作^{[1]128}。残雪坦言：“自从我开始正式表演之后，我对生活的爱愈加加深了。我的日常生活获得了完美的节奏，我的身心充满了活力。”^{[2]4}“新实验”文学已经成为残雪超越日常的灵魂生活方式。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残雪研究一直绕不开其作品中那些令人费解的精神现象，早期的研究将其概括为“梦呓”“梦魇叙事”“灵魂分裂”等，如程德培《折磨着残雪的梦》、王绯《在梦的妊娠中痛苦痉挛——残雪小说启悟》、吴亮《一个臆想世界的诞生——评残雪的小说》等。这些说法不断地被沿

用、重复，导致残雪作品中某些模糊、复杂的感受，至今没有被厘清，“残雪之谜”长期存在。理论方法的滥用也导致一些结论下得比较模糊、粗暴，如“迷宫内涵”“反懂”“巫性写作”等，并被广为因袭。多数的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叙事学和语言学方面，关注文本的实验性特征、叙事体验、语言特色和意象分析等，忽略了残雪文本中最关键的心理活动性。事实上，残雪作品中存在着明显的“解离”现象，主人公常常有一种恍惚、漂泊的心灵感受，他们看似平静，实则承受着复杂的内心冲突。心理学上的“解离”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其基本特征为意识、记忆、对环境的识别和感知的整合功能瓦解，主观上感到麻木、不真实和抽离。残雪描述她的“自动写作”是这样一个过程：脑中一片空白，以巫性的神秘力量，发起“灵魂内部努斯和逻各斯的纠缠扭斗”。这个看似神秘的过程就是借助“解离”有保护地接近潜意识，并释放内心冲突的过程。笔者认为，借用现代心理学上的“解离”概念，能够较好地解释残雪“自动写作”的生成机制，拂去长久以来笼罩在残雪作品

收稿日期：2023-02-11

作者简介：姚晓雷，男，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杭州 310000）。陈莹，女，浙江大学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博士生（浙江杭州 310000）。

上的巫性迷雾,对“高难度的实验文学之谜”进行一场祛魅式的还原。

一、灵魂深渊中的“解离”者

在既往研究中,“灵魂分裂”这一说法已经被大多数研究者认同,但它始终不能较好地解释残雪创作中的某些现象。迄今为止,“迷宫内涵”“残雪之谜”的说法仍在不断沿用。本文之所以以“解离”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是因为相比于既往研究达成共识的“灵魂分裂”,“解离”涵盖的现象更为丰富,既囊括了“分裂”所指的意涵,又能更合理地解释残雪创作中无法解释的现象。在心理学中,“人格分裂”被列入“解离障碍”谱系,又被称为“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人格分裂”者在自我内部建立虚假的关系,分裂出不同的自体 and 客体状态,形成相互矛盾、冲突不断的不完整体。“解离”涵盖了比“人格分裂”更广谱的内容。因此,在创伤的视野上,“解离”被更多地使用。

残雪对写作方法的巫性描述,以及“自动写作”的巫性语言,实质上都是“解离”状态下的思维特征。巫文化的“出神”“附体”等“非我”的神秘境界,在本质上都属于“解离”现象。此外,残雪笔下的主人公,经常出现出神、游离、恍惚、失忆等“解离”性体验,从文本内部反映出作家“解离”的心理体验。

1.“解离”: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解离”既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也是一种韧性的心智品质。心理学意义上的“解离”涵盖一种或多种正常、主观的完整心理生物功能的瓦解及中断,包括记忆、身份、意识、知觉和运动控制等^[3],一般是不请自来、令人不悦地侵扰到知觉及行为,伴随主观经验连续性的中断、健忘、自我感丧失等。“解离”者通常早年遭遇创伤,并习得了强大的自我催眠天赋。他们可以自我诱导进入恍惚状态,让催眠和现实交替进行。通过这种方式平息痛苦,重新掌控情感。“当人因创伤或童年的受虐经验而引发太强烈的恐惧与焦虑,调适的方法可能就是周遭世界失去熟悉的知觉,遁入无实感的内心世界里”,“对世界的感知或体验发生改变以至于感觉世界变得不真实”^[4]。

“解离”者通常心灵敏感、想象力丰富,擅于营造虚构的世界。正如残雪在《有逻辑的梦》中所说:“灰色而压抑的童年和青少年是老天给予我的馈

赠,外界的现实越绝望,深渊里的王国越灿烂辉煌。只不过,那个王国我当时没法目睹,要等待好多年以后,它才会轮廓初现。”^[5]¹⁰⁸“我在敌人快要临近之际用力闭上眼,于一瞬间变出一间地下室,将自己关在里头。睁大的眼睛在多数时候是迷惘而紧张的,看不完的风景探不完的险,只有在绝境赫然出现之际,眼睛才会紧紧闭上,同虚构的身体一道策划致命的场景转换。”^[2]⁶²“解离”固然可以令心灵在创伤的压迫中得到缓冲,却不免导致自我内部的冲突。一旦类似的创伤事件再次出现,个体就不得不寻求进一步“解离”来应对,从而越来越轻易地唤起“解离”。

2.残雪“解离”之门的开启

“解离”的诱因,既有瞬间的压力,也有久远的慢性创伤。我们可以从残雪的成长经历,清晰地看出“解离”形成的轨迹。残雪在特殊时代长大,幼年家庭遭遇变故。1957年,她的父母被下放劳教,房子被没收,全家搬到岳麓山下两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里,经常挨饿。残雪在外遭受歧视,在学校被孤立,她的周围充斥着异样的眼光,她“最大的恐惧和尴尬就是同人接触”。她自言:“在学校,在大院里,我都是越来越孤立了。他们在那里玩,但他们并不叫我,因为觉得我怪,我也不好意思过去。我成了寂寞的游魂。寂寞啊,寂寞啊。整整十多年我的大部分时间就在这样的氛围里度过。”^[5]⁴²她除了偶然同两三个女孩有来往,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最大的乐趣就是一个人“表演”:“我从三岁的时候起就热衷于表演。但是在我小的时候,那种表演是很特别的——我在脑海里进行表演。因此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所上演的戏剧。”“当我大起来时,那些表演就持续得更久,情节更复杂了。”^[2]²她可以在理性控制下发起和结束“表演”,甚至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下发起它。她设想自己走进一个又黑又深的隧道,走了又走,直到掉进某个深渊,然后再一次走进去,走了又走……有时她滞留在某一个层面,眼看就要滑下去了,但总有什么发亮的东西将她唤回来。她迷上了这样的世界。她还常有奇异的梦——总是梦到位于走廊尽头的三间空房子,房子里的人影影绰绰,如鬼魅一般充满不祥之兆^[2]⁴⁸。

13岁时,残雪因遭遇歧视而辍学。此时,外婆已经去世,父母和哥哥、姐姐都不在身边,残雪一个人在黑暗的工具房里读书自学,幽闭让她的内心更加敏感。她可以沉浸在文学中许多天:“一连好多天,我心神恍惚,不断回想着《孤魂鬼影》里头的情

节。我已经知道了结局,结局很没意思。可是那些情节,实在给我太强烈的印象……当我沉浸在恐怖情节中时,我身上的疯狂就被激发出来了……”^{[2]53}在小黑屋的好几个月里,她就着不太亮的灯光读完了好多部文学书,并萌生了进行文学创作的想法。可以说,她的艺术灵感的萌芽与“解离”有关。

残雪曾在《我是怎么搞起创作来的》中写道:“一个人,生性懦弱乖张,不讨人喜欢,时时处在被他人侵犯的恐惧中,而信念偏偏又一贯用着一种别人看来是奇诡的、刻薄的眼光看这世界,暗藏着比一般人远为嚣张的要显示自身的野心。”^[6]因为独处,她习惯于站在一个有距离的地方看世界。那些被压抑的个性,成为变形的意念深埋在心底。她只要让自己“脑海空空”,就会感到一股陌生的情绪从内部喷涌而出。她将这股力量称为“冥想”。她说:“冥想赋予了我整体把握事物的能力。逻辑性并没有丧失,反而在‘去伪存真’的观察中成为了更高级的东西。是的,我终于能够轻易地‘发现’本质了——那种深层的逻辑,远远高于表面的逻辑,因为它是立体的,向着未来无限延伸的。”^{[2]79}她时常感到“当我放松警惕时候,那种地方就会有绳套抛出,套在我的脖子上”,“我感到灭顶之灾正在临近,可又并没有什么灭顶之灾”^[7]。当外界的危机降临时,她总能沉入混沌黑暗的内心深处,靠着那黑暗中的一点点光亮,一直行走下去。

残雪长期一个人独处,在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缺失。由于无法真正脱离现实,只能依靠“解离”来遁出现实,她与外界的隔阂越来越复杂、强烈、持久。她用“解离”来防御外界,却又不免落入自我的深渊。一旦面对外界,她就充满抗拒;想要突围自我,却被自我所吞噬;维持“解离”,反而招致更多的误解。残雪曾表示,自己永远不愿与现实和解,永远处在紧张、对抗的关系里,总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审视周遭的人与事,不想也不愿与之同流合污。“我的作品为何会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大概与我个人的性格有关。我从小就对世界处于敌对状态。大人说‘东’我偏要说‘西’,我无论如何也不理解周围的人为什么会那样,更不会赞同他们的所有做法。于是,我只能采取自我封闭的方法,一直至今。”^{[5]160}在残雪的笔下,环境总是危机四伏,人与人的关系也总是剑拔弩张,这种不和谐的紧张感最初就源自成长时期对外部世界的难以融入。

二、作为艺术方法的“解离”

人与他人的关系若是长期失调,就会产生基本压抑和基本焦虑,产生虚假的人际关系,人就会意识到个体的孤独和危险。一个人越是孤僻,内心世界就会越发敏感,越容易产生负面情绪,走向极端或虚无。残雪用“解离”排解了孤僻的负面效应,并启发了艺术灵感。众所周知,残雪小说充满反常的呓语和神秘的“自动写作”体验,独特的思维在她成长时期就已经形成。

1.“解离”状态下的写作

残雪作品中那些有头无尾的对话、突然中断的时间和场景、不了了之的事件,向来被称为“梦魇叙事”,甚至有评论称为“疯子式的幻像思维及艺术语言”“似是而非暧昧不明的精神病”^[8]。残雪则将这些现象称之为“自动写作”：“我在实际创作时,头脑里一片空白,几乎在无意识的状态中,将涌现出来的语言不加改变地进行排列。所以为读者而写的问题一点也没有考虑。”^{[1]48}“我完全不拘泥于一个个的词汇……总之,使头脑一片空白,随笔写下去,才能感到无限的自由和痛快。”^{[1]104}“写出上一句,还不知下一句在哪儿。完全没有构思,也没有提纲。”^{[9]58}她在头脑空白状态下,“让潜伏在最底层的无意识直接展露”^{[9]49}。她凭借巫性的神秘力量,发动灵魂内部努斯和逻各斯的纠缠扭斗,将潜意识内容一气呵成地列于纸上,在回归理性状态后,才逐渐发现其内涵。她自言:“我写完的时候也不明白自己写的是什么。过了一段时间,有时过了半年后,才明白的。”^{[9]64}这类似柏拉图所描述的神灵附体式的“说话”。复杂的潜意识内容集中涌现,使她以为得到了巫性的神秘力量。事实上,她并不像自己说的那样“没有明确的意图”,而是有理智、故意的成分在。与其说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实验,不如说这是她的一种自我疗愈。

残雪通过“解离”开启“自动写作”,将痛苦化成镜中之像,用碎片化的讲述瓦解创伤,在释放内心冲突的同时保护内心。“通过迂回、间接和转指或碎片化和变形来指称不可言说之物,动用一系列修辞手法将隐藏与显示融合起来。通过幻影效果来承担现实世界的创伤经验,进行创伤置换,从自身抽离并消耗了创伤,缓解无意识的压力。”^[10]人们读残雪的作品,普遍有一种阴郁、压抑、受折磨之感,这是残雪“内在真实”的投射。“自动写作”其实是在她还

无力看清内心时,先原本地呈现它,在表现的过程中获得对被表现物的认识。从残雪目前对巫性的自我理解中,可以判断她的自我觉察较为混沌——“我全身心地沉浸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有点奇怪的时间与空间里头,让笔先行,让自己所不知道的主题自行展开,让自己控制不了的结构自动形成,让每一个词携带另一个世界的神秘气味”,“将自己的理性思维融入这个感觉,以此来发动属于自我的这个语言机制,从而达到自身语言体系的创造性生长”^[11]。她认为自己能够以感应的方式,创造出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具有“人神沟通”的原始巫术特性。“神灵附体”“代神说话”般的神秘体验,正是对“解离”现象的巫性附会。残雪对巫性的自我理解,无疑是她的一种自恋想象。

2. 巫性的自恋解说

巫术作为一种虚假的想象手段,具有使用意念力量控制环境、改造世界的特点,这与残雪过大的自我意识不谋而合。“巫术是由于原始人类联想的误用,而幻想有一种不变的或同一的事物,依附于各种有潜势力的物品和动作,通过某种仪式冀能达到施术者目的的一种伪科学的行为或技艺。”^[12]残雪从小深受巫楚文化浸染,外婆驱鬼的身影作为长时情境记忆进入了潜意识,她自然地将“解离”归结为巫的神秘力量。对“解离”的巫性理解使她更深地陷入自我,她用自我来诠释自我,以自我来佐证自我,看似在进行“灵魂探险”,其实已进入一个思维闭环。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残雪的自我有多大,她的文学世界就有多大。它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圆圈,一个画地为牢的孤岛。她指出:“我所认同的开端是卡尔维诺多次描述过的那种开端,即自给自足,用自己内部的矛盾作为自身发展的动力、营养,从历史的沉渣里挣扎出来,打出一片新天地。这种开端,只有那些稳稳地站立在大地上,内部形成了精神生长机制的个人才能达到。”^[13]残雪的创作动机来自自我身心内部“致命的危机”,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纯文学作者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致命危机中,创作可以说是为了摆脱危机而有意制造危机。”^[14]¹³⁶“人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种古怪的紧张游戏呢?为了榨取生命,为了使精神长存。”^[14]¹³⁸“通过写作,我创造了另外一种生活,也拯救了自己那堕落的灵魂。”“我的身体属于写作,而我的写作,是我活的方式。至少目前,我一刻也不能停止。”^[15]写作已经成为残雪生命的一部分,让她在

自恋中达到了片面的深刻和深刻的片面。对于她来说,只有自己的思想和感觉才是重要的。她精神上的被动是显而易见的,只有不停地依赖“解离”,精神才有安全感。由于她陶醉在自我内部的闭环中无力自拔,其心理符码又无法转译成现实,因此其“灵魂探险”的实际意义已经被自我消解——最大的自我危机来自自我本身。

尽管残雪用“巫言巫语”解说自己,但实际上,其小说的全部特点都源于那单一、极端、覆盖全局的自我意识。她是饲养毒蛇的小孩,是“贴着墙根飞窜逃走的老鼠”,在自我的深渊中挣扎。她反复地呓语,正如一个被吓坏的孩子,非要把内心的恐怖讲给旁人听。细究下来,残雪的“灵魂探险”背后,分明是一种被密不透风的环境恶意挤压出来的过剩、变形的自我意识。

三、作品人物的“解离”

残雪作品中人物的某些令人费解的特质,也并非无迹可寻,而是源于“解离”。他们通常是家庭、小社会中的困兽,在封闭的小环境中人格受到抑制。在变态的人际关系网中,“灵魂的出走”由个体上演到家庭,最终整个环境表现出形形色色的“解离”征候。

1. “解离”者的群像

像许多女作家一样,残雪的关注点常在小的人情社会范畴。她擅长在微小的社会单位中,揭示最为险恶的人际真相。她最爱表现的,是人在家庭或小社会中封闭自己、人格衰竭、精神毁灭的悲剧。如《苍老的浮云》中虚汝华在施虐狂母亲和控制狂婆婆的打压下,精神虚弱,神思恍惚。她的丈夫老况则被控制狂婆婆养成了一个“巨婴”,人格孱弱,无力处理生活问题。邻居慕兰是充满敌意的窥视狂,通过隐性攻击获得满足。虚汝华遭受四面八方的人际攻击,不得不把卧室四面钉上铁条,变得虚妄恍惚。她对老况说:“时常你在院子里讲话,我就以为是婆婆来了。我的耳朵恐怕要出毛病了。比如今天,我就一点没想到你在屋里,我以为婆婆一个人在那边提高了声音自言自语呢。”^[16]⁶从慕兰的视角看,虚汝华则是这个样子:“那女的特别阴险,每次她从我们窗前走过,总是一副恍恍惚惚的样子,连脚步声也没有!怎么能没有脚步声呢?既是一个人,就该有一定的重量,不然算是怎么回事?”^[16]¹⁸灵魂没有重量,虚汝华终日恍惚地活着,遭受越来越多的误解

和非议,直至精神衰竭。篇名《苍老的浮云》便是虚汝华生存样态的具象化。

《雾》中的“解离”者是位母亲。一场大雾后,全家人忽然都变成了影子,唯有母亲出走了。母亲只记得自己追着两只四处下野蛋的白母鸡迷失在林子。在崖洞边上,我找到一个蛋,你看。我追着那些一闪一闪的白影子,累的胸膛都破碎了。“早上一醒来,我就发现那个蛋不见了,就是手拿给你看的那个。那是真的,是不是?”^[16]¹⁹⁶母亲不断找蛋,却无法确认蛋是真实存在的。她是一个迷失在自我内部静态而封闭的空间的人,意识停滞不前,一生都在茫然地“找一个蛋”。父亲则是“一件外套”,外套里什么都没有。“你的父亲,是一件外套。那个时候,他穿着外套来到我们家,就是睡觉也不脱下。一天夜里,我鼓足勇气在那件外套上一摸,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直到多年之后我才弄清事情的真相。”^[16]¹⁹⁸父亲是一个只有外壳的空心人,一个存在却“不在场”的人。一场大雾还原了真相。母亲的离场和父亲的不在场,意味着“解离”者之间互相演化,把问题带到家庭中。父母不是灵魂出走,就是人格不全,家庭纽带名存实亡。

在残雪的作品中,从个人、家庭到环境,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解离”现象。《袁氏大娘》中袁氏大娘和她的兄弟姐妹们长出吸盘和脚蹼,可以在夹墙、地道、阴沟、井底里来回穿梭。人们因其怪异而排斥他们。“我”则发现那些夹墙、地道在本质上是这类人躲避世俗、进入梦境的通道。他们在梦里将身体任意伸缩变形,穿行于各类犄角旮旯,没有任何空间能够困住他们。“它们在暗地里孵化着,繁殖着,越来越多,占的空间越来越大,于是就破土而出,混迹于人群之中,使得很多人都对它们司空见惯了。”^[17]最后“解离”扩散为群体性现象。这也隐喻着“解离”现象是多么隐蔽、常见,令人习焉不察。

2.“解离”者的觉醒

“解离”者异乎寻常地沉溺于另一个世界,却会在长久的平静中爆发不可理喻的激情。如《表姐》里的表姐本是一个深居简出,沉溺幻想,不关心外界的淑女。某年春节表姐去海边的渔村过年,在火车上突然露出神经质的凶狠面目。到达渔村后,表姐开始和粗鄙的厨师、门房等聚众淫乱,甚至引诱表弟和父母加入。表姐压抑已久的神经质行为似乎可以从她出生时的啼哭中找到端倪——她落地之际凶猛的哭声甚至压倒了窗外的雷鸣。表姐一旦回归自我,便爆发出令人始料不及的疯狂。《污水上的肥

皂泡》中的“我”在长久忍受折磨后“杀死”了母亲。她有卧室不睡,却故意睡在冰冷的厨房里,并大骂“我”虐待老母。“她时不时对我抱怨屋里冷得像像个冰窖,一抱怨,就流鼻涕、流口水、骂我‘忤逆子’,居然如此虐待老母,最后总以嚎啕大哭来收场。”“我”只要听到母亲的声音,“太阳穴就一炸一炸地痛”^[18]⁵。母亲弄得我神经崩溃,我忍无可忍,最终采取了疯狂行动,将母亲“化”在了肥皂水里。“我凝视着木盆里的水,那是一盆发黑的脏的肥皂水,水上浮着一串亮晶晶的泡泡,还散发出一股烂木头的气味。”^[18]⁹母亲在“我”的设计下化作一盆乌黑的、肮脏的肥皂水,这隐喻着母亲是“我”心中难以磨灭的阴影。

残雪笔下也有一部分“解离”者主动作茧自缚,不想也不愿走出。如《阿娥》里的阿娥被长年封闭在玻璃罐里。虽然她曾成功逃去舅舅家,却自行捆住手脚钻入床下,对解救她的阿林又踢又咬,蛮不讲理地殴打阿林:“你这蠢货,柜子里才有意思呢。我只要一出来就难受,你没看到吗?阳光使我的血变黑,花粉使我的气管粘膜肿胀,最糟糕的是,我在外面无法想事情了。我想出来的那些个事,你永远想不出。”^[16]³⁸阿娥只想活在“真空世界”的心态,说明她是自己钻进玻璃罐的。有人要拉她出来,她也要千方百计回去。一旦“回不去”,她就会崩溃。与此类似的,还有马戏团搬运工长发。《长发的梦想》中的长发不敢接受新的工作,退缩在虚妄的世界里;《长发的遭遇》中的长发不仅自我放弃,甚至连家庭也要放弃。对于这些人物而言,不论是长久平静后突然爆发的疯狂,还是在沉沦中的自我放弃,都是一种本能的、徒劳无益的突围。但这种突围不仅无法自救,还会在自我的闭环中陷得更深。

“解离”者的真正觉醒,在于正视自己的阴影。如《暗夜》里敏菊的猴山之旅,其实是她迈向自己的旅程。路上不断出现一个要爬到猴山的单腿少年永植。敏菊时而变成永植,时而寻找永植。与永植的不断相遇,是她与自己内心世界的磨合、交锋。最终她与永植合一,勇闯猴山。《家庭秘密》里,云香、阿芹发现自己有肢体再生功能。肢体象征自我的一部分,对肢体的切割、收藏、认真观察意味着认识自我、剖析自我,肢体的再生则意味着重建自我。姐妹俩儿为了解“谜”而出走,最终却发现,谜底正是她们自己。《边疆》中,女孩六瑾被父母遗忘在举目无亲的边疆,却意外找到了进入自我世界的入口——小石城。在这里她听到了地下的水声,虫子与风的和

声……被遗弃的孩子象征着被放弃的自我,空灵的声音则是灵魂深处的呼唤。“每当我处在人生的转折点上,从另一世界里就会传出那种声音来,我的那些主人公就会开口说话……我一直在倾听,至今仍然如此。”^[5]³²⁰边疆是“解离”者们找回自我的精神圣地,而那空灵的声音,是引导灵魂回归的歌声。

结 语

“解离”对人、对己都是一种困扰。“解离”者试图将自己放在真空环境中自我催眠、屏蔽痛苦,这使他们与他人、自我、真实的世界距离都很遥远。他们若真的想回归自我,必须先看清自我。这样的思考,离不开超脱个人局限的眼光,残雪却在自我内部越陷越深。

残雪独特的写作方式不是巫性的神启,而是“解离”的迷思。对“解离”的巫性理解使她深陷内部世界,精神的闭环实质上消解了“灵魂探险”的意义。相比于“灵魂分裂”,“解离”更恰当地解释了残雪之“谜”,并为她的创作增添了一种社会观察视角。

参考文献

[1] 残雪.残雪文学观[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2] 残雪.残雪文学回忆录[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 [3]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理解精神障碍:你的DSM-5指南[M].夏雅俐,张道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15.
- [4] 麦克威廉斯.精神分析诊断:理解人格结构[M].鲁小华,郑诚,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275.
- [5] 残雪.趋光运动:回溯童年的精神图景[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108.
- [6] 残雪.我是怎么搞起创作来的[J].文学自由谈,1988(2):50-51.
- [7] 残雪.残雪随笔[J].诗歌月刊,2008(6):36-37.
- [8] 万莲子.残雪与外国文学[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6):57-65.
- [9] 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 [10] 施瓦布.文学、权力与主体[M].陶家俊,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36.
- [11] 残雪.探索肉体 and 灵魂的文学:残雪访美演讲稿[J].名作欣赏,2017(1):17.
- [12] 梁钊韬.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16.
- [13] 残雪.辉煌的裂变:卡尔维诺的艺术生存[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58.
- [14] 残雪.沙漏与青铜:残雪评论汇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136.
- [15] 残雪.与自我相逢的奇迹[J].青年文学,2006(1):5.
- [16] 残雪.残雪自选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 [17] 残雪.情侣手记[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33.
- [18] 残雪.残雪文集:第一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Self-Dissociation: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iritual Code in Can Xue's Literary Creation

Yao Xiaolei Chen Ying

Abstract: Can Xue is one of the avant-garde writers who insists on literary experiments in the new century. She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new experimental” literature, and starts “soul exploration” with one’s own soul as the experimental object. The heroes in the works represent the writer’s soul, and they are trapped in abnormal relationships of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hey not only estrange themselves from the outside world, but also alienate themselves from their own heart. They seem to be vain and closed, but actually have more complex and intense inner conflicts than normal people. “Automatic writing” is not a mystical force of witchcraft, but protectively approach subconsciousness and release the inner conflict through “dissociation”. Can Xue uses “dissociation” to exploit her narrative, which not only satisfies her narcissism, but also approaches trauma, making her writing a kind of self-healing art. However, lost in the circulation of narcissism, the practical meaning of Can Xue’s “soul exploration” also dissolves itself.

Key words: Can Xue; dissociation; automatic writing

责任编辑:绿叶